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钱仲联

卷

当代学者  
自选文库

錢仲聯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钱仲联著.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2

ISBN 7-5336-2192-1

I. 当… II. 钱… III. 钱仲联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6238 号

---

责任编辑:唐元明 装帧设计:黄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插页:1

印 张:23.875

字 数:520 000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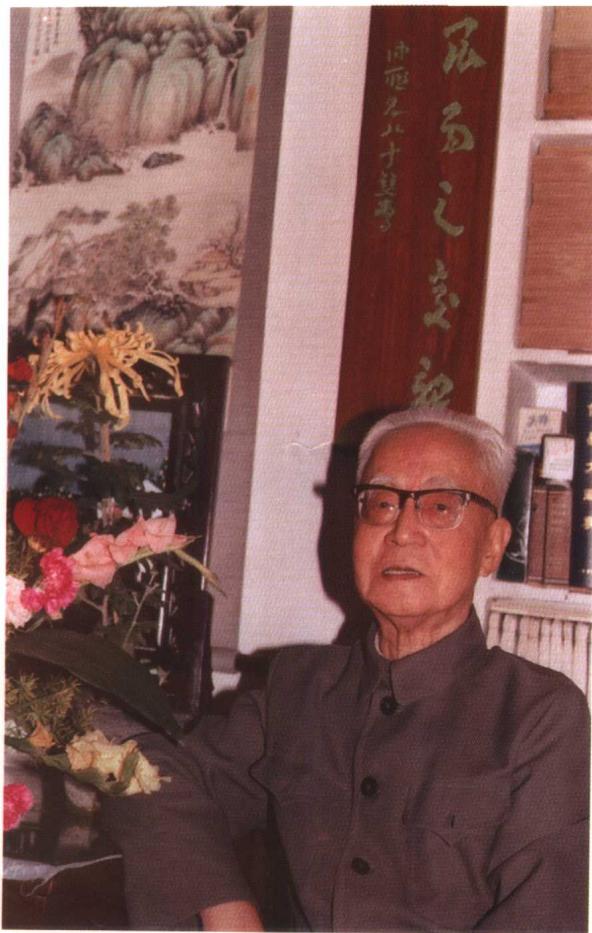
定 价:35.00 元

---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当代学者  
自选文库



◎ 作者近照

## 出 版 说 明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数千年的生成、拓展、吸纳、融合和嬗变,熔铸了一座座巍峨耸立的学术丰碑,汇聚了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可谓光耀千古,泽被万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的条件、氛围大有改善,此间虽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当代学者们依然凭其不屈的人文精神,孜孜矻矻,勉力奋耕,创造出了不少无愧于历史的高质量学术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学界更如春际的原野,生机勃发,满目葱茏,佳花异卉,令人流连,真正迎来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难得盛景。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学术精华,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尽自己些微的心力,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使中华民族的学术之薪、智慧之火,燃烧更旺,烛照更久远!

鉴此,我社郑重推出这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本套书选收我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著名学者具有

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中的重要章节，旨在总结和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之精华、学术繁荣之盛况，使优良的学术传统、严整的学术规范得以承传光大，使一代学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以新的面貌进入21世纪以至更远的时代。

为能更好地反映每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风貌，我们特请作者自选文稿，撰写自序、自传和主要著作目录，力求使读者能够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学者们的学术世界，领略其学术精义，了解其研究方法，感受其思想和文字的魅力。

梁任公有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我们深信，当代学术将以其特有的底蕴、卓然的风采广为流布，嘉惠学林，裨益于后世。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

---

## 自序

我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钱振伦是曾国藩同年进士，历官国子监司业，是晚清著名的骈文家。所著《示朴斋骈体文》，谭献在《复堂日记》中、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都曾作为清人学唐骈文的典范而加以推举。此外，他还著有《鲍参军集注》、《樊南文集补编笺注》行世。祖母翁端恩是清末大学士翁心存之女、翁同龢之姊，擅长诗词，著有《簪花阁集》。徐世昌曾选其诗入《晚晴簃诗汇》，叶恭绰也曾选其词入《全清词钞》。家中所藏古籍，满满一楼。因而我自幼深受旧学影响。十七岁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以桐城派古文、宋明理学教授学生。除四书五经儒学经典外，学生还需研读《庄子》、《史记》、《汉书》、《说文》、《文选》、《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钞》等。这在今天的青年学子看来似乎难以做到，其实并不足奇。我的从叔父钱玄同、从兄钱稻孙、钱懿孙在我年幼时就通读这类书了。叔祖父钱振常致缪荃孙信中云：“长孙稻孙，九岁毕四子书，授毛诗。次孙懿孙，六岁诵《小学韵语》之类。皆母<sup>①</sup>授也。稚子师黄<sup>②</sup>，毕《尔雅》、《易》、《书》、《诗》，刻诵《戴记》小半。”<sup>③</sup>当然，这还仅仅是基础，离开“博”的要求尚远。而博通群籍乃是从事文

史研究的必要条件，即以文史为专门，兼及音韵、训诂、哲学、宗教、地理、经济、民俗、艺术，以专带博，以博辅专。知识限于一隅，是无法做到“圆该”与“圆照”的。只有博览精熟，才能综揽全局，进而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我非常崇拜我的太老师沈曾植，他是近代学者中最博学的一人，连王国维也对他顶礼膜拜。所谓学问，无非是刘知几所说的“才、学、识”的积累。我的那些学术著作，《人境庐诗草笺注》是二十多岁时所作，《海日楼诗注》、《吴梅村诗补笺》是三十多岁时所作，《鲍参军集补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四十多岁时所作，而《剑南诗稿校注》、《后村词笺注》则作于五十岁以后，可谓逐年有进，越往后越有左右逢源之乐。至于那些为了某一个问题而临时翻检工具书、搜集相关材料，拾人唾余，拼凑敷衍成篇者，看似渊博，实在不过“外袭”，算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有时连标点符号也错误百出，贻误读者。我在治学和教学过程中，常常引以为戒，并以此警戒学生。这是我的一点粗浅体会。

我自幼学习诗文写作，十多岁时即已能作旧体诗，《梦苕庵诗》存诗始于十五岁。从那时起，诗词创作始终伴随着我的生命旅程。我不赞成那些空谈诗律、诗法的书，认为它们对写诗帮助不大。从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诗来源于社会生活。因此，作诗除实践外，别无捷径。在这方面，除早年家庭影响和名师教益之外，我尤其感激两位年长于我几十岁的忘年交的熏陶鼓舞。一位是陈衍，是我二十多岁在无锡国专任教时的同事，曾经同居一宿舍。“同光体”的诗歌写作技巧对我颇有启发，《石遗室诗话续编》还采录了我的诗句，这对我的诗歌创作是一大鼓舞。另一位是金天翮，主张诗界革

命，能博取众长而自成一家。他将我的诗作选登在他所主编的《文艺据华》上，评谓“才雄骨秀，独出冠时，老夫对此，隐若敌国”。又为我诗集作序，以为“其骨秀，其气昌，其辞瑰玮而有芒”，还勉励我在诗国以“图王”、“称霸”为己任。因而我尤感金天翮先生为知音。前辈诗人对后学的引导提携，不仅使我在诗歌创作方面渐具声名影响，而且在文史研究尤其是毕生从事的诗集笺注方面也得益匪浅。在写诗和做学问的关系上，我深有感于严羽《沧浪诗话》所说：“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看到清代著名诗人如朱彝尊、郑珍、沈曾植诸家，同时又都是卓有成就的学者，我非常向往于陈衍所倡导的“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宗旨。陈衍曾批评钟嵘不能为诗而妄评诗，因而语多谬悖，评次失当；陈柱也曾批评郑玄虽精通古礼而不能作诗，故笺三百首不能无失。这些批评都是击中要害的。冯振序《人境庐诗草笺注》有云：“自来能诗者未必注诗，注诗者不皆工诗。而仲联自造招擢肾胃，不懈而及于古，并世胜流固多称之矣。以诗人而注公度诗，吾知其必有当也。”这也正是我所差可自信之处。眼下有些人号称鉴赏诗、注释诗、研究诗而不通音律，不能为诗，致使其对诗歌的理解解说往往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有时还会闹出常识性笑话来。这样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因此，我作诗填词，为骈散文，终身不辍。门下学生受到感染，也颇多能诗文者。这是我的又一点粗浅体会。

从十九岁在《学衡》杂志发表第一篇论文《近代诗评》以来，七十余年间所发表的论文已不下百余篇，并先后编选出版过两个论文集。其中齐鲁书社 1983 年 9 月出版的《梦苕庵清

代文学论集》编入论文十七篇，约十八万字，编选范围主要限于清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稍后，中华书局1993年11月出版的《梦苕庵论集》编入论文三十九篇，约三十七万字，编选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清代文学研究。此次安徽教育出版社为总结和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之精华、学术繁荣之盛况，规划出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丛书，为我编出专卷，并同意我的请求，委托学生周秦代为编选。此编规模更大于前两个论集，计分史学研究、文学研究、作家评传、唐宋词谭、前言后记以及点将录等六部分，共编入论文四十八篇，约五十万字。加上那些无法编入的笺注、年谱著作，大致可以代表我的研究水平和学术面貌了。这些文章大多是多年来的读书心得，小言詹詹，明知没有多少发明，而且定有错误，但还是把它们奉献在读者面前，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学生周秦，幼承家学，工诗文，擅度曲。1978年初来入我校，即韵和我为欢迎新生所作的七绝四首，我一见叹赏。自此以来在我门下已整整二十年了。1981年考入明清诗文研究室，先后参加了我所主持的《清诗纪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大辞典》等重点科研项目，出力为多。其间曾多次随我外出主持论文答辩、参加学术会议，多次为我撰写小传、书评，对我的学术活动、生平交往较为了解。因此，委托他代我编选这个文集，并整理我的著述目录、学术简谱以及评介文章要目，可说是个合适的人选。虽然老师有事，弟子服其劳，古来有之，但我还是要在此对他所花费的大量精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钱仲联口述，学生周秦记录整理  
1998年元月于苏州大学

注释

- ① 指我从伯母单士厘。
- ② 钱玄同原名。
- ③ 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下，7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

目 录

自 序 .....	1
读《宋书》札记 .....	1
读《北魏书·崔浩传》书后 .....	23
《广清碑传集》前言 .....	29
近代儒学发展史研究管见 .....	34
《文心雕龙》识小录 .....	40
《文心雕龙创作论》读后隅见 .....	50
释 气 .....	60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	89
古代山水诗和它的艺术论 .....	112
谈诗歌中的联想 .....	124
皎然诗式简论 .....	130
宋代诗话鸟瞰 .....	134
清代学风和诗风的关系 .....	148
清人诗文论十评 .....	162

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	185
论“同光体”.....	190
境界说诠证.....	216
 柳诗内诠.....	223
读昌谷诗札记.....	231
吴梅村清凉山贊佛诗笺.....	248
顾亭林的文学思想.....	272
王船山诗论后案.....	280
论陈维崧的《湖海楼词》.....	291
陈衍《秋柳》诗解辨正.....	307
袁枚新论.....	310
沈曾植诗学蠡测.....	326
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	336
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	359
近代诗坛鸟瞰.....	383
论近代诗四十家.....	404
 《鲍参军集注》前言.....	430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	437
《剑南诗稿校注》前言.....	443
《后村词笺注》前言.....	452
《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	459
《万首论诗绝句》前言.....	473
《宋诗三百首》前言.....	479
《明清诗精选》前言.....	489

---

《清诗三百首》前言	494
《清词三百首》前言	505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导言	516
《近代诗钞》前言	531
 唐宋词譚	557
 顺康雍诗坛点将录	613
道咸诗坛点将录	638
近百年诗坛点将录	669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	694
南社吟坛点将录	719
 作者小传	742
主要著作目录	743

## 读《宋书》札记

刘宋六十年为南北朝兴替之关键。就永初元年之形势而言，关中虽已重见沦陷，然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西包巴蜀，南极交广，固已为南朝之版图。拓跋氏虽已克定中山，据有近代河北、山西两省之区域，而又有内蒙古之良好根据地，然东则冯氏尚据和龙（今热河），西侧赫连、沮渠分割雍凉（今陕西、甘肃两省）之地。全中国土地四分之三以上控制于南朝，而又有统一之政府。北方则仅有四分之一土地，而且四国分立。假使刘裕后人能继续奋发，内修政治，外勤武功，乘北方四小国互相水火之际，然后各个击破，则南朝尽可统一中国，此后历史自然全局改观。然南朝自刘裕死后，无论帝皇权臣、文臣武将，皆无此肩负全局之中心人物，致令六十年间坐视拓跋氏统一北方。不但坐观北方统一，而且坐失大河以南淮水以北之地，造成北朝吞并南朝之定局。

刘宋六十年可分为前后两朝，前三十四年，后二十六年。前期为苟安，后期为内乱。无论政治与军事，均是每况愈下。无论政治上或军事上，均无中心人物。前期中，虽刘裕时宿将尚有三数存者，然皆二三等人物。且因政治不良，后方牵制过甚，武臣亦无从立功。文人中虽所谓元嘉名臣，尚保有王导、

谢安之流风遗韵，然皆局度不广，胸襟褊狭，有王谢之皮毛，无王谢之骨格。元嘉三十年中，文臣之阴谋诡诈，互相排斥，可谓开南朝政治风气之先，亦即东晋与宋齐梁陈士风之转变。后期二十余年中，将才更不足论。在政治方面，则孝建后十余年间与泰始后十余年间，又微有不同。大多数士人皆因政变频仍，只得因循敷衍，苟全性命。既无从殉节，亦无从建树。以故士风益趋下游，举王谢之皮毛而弃之。然而泰始初年内乱，及升明禅代之际，则亦颇有所歌可泣之壮烈举动，可谓刘宋一代士气之回光返照。兹就元嘉及孝建以后重要人物，其事迹有连带关系者，汇总而述评之。

### 一、徐羡之 傅亮 谢晦

此三人者皆因刘裕长子义符（少帝或称营阳王）不克继承大统而废弑之，改立第三子义隆（文帝），而二三年后又皆为义隆所杀。兹应从下列数点研究：（1）从此三人之个性及学识而言，究为君子抑为小人？（2）其废弑之动机是否纯洁？（3）其终被杀戮之原因，是否纯出于义帝及其左右之猜忌？抑此三人本身之作为亦自有取死之道？最后，此全幕悲剧于南朝整个政局上之影响究竟如何？即为有利，抑为损失？

史称“徐羡之起自布衣，又无学术，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感谓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想其人学识能力均属平常，因与刘裕为老友，忠实可靠，故累官至宰相。傅亮则“博涉经史，尤善文词”。本为一秘书之才，但善于权谋术数，聪敏机警。刘裕征关洛还至寿阳，以受禅意微讽左右，余人皆不知所云，独亮中夜叩扉，銜命入

京，促成禅让。其少年躁进之概可想而知。然究亦为有学问涵养之人，非一味奔竞于名利者可比。“初见世路屯险，著论名曰《演顺》。”其中有云：“丰屋有蔀家之灾，鼎食无百年之贵。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进忘退者曾莫之惩。前车已摧，后鉴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险而徼幸。于是有颠坠覆亡之祸，残生夭命之衅。”及“见少帝失德，内怀忧惧，作《感物赋》”。其序云：“余以暮秋之月，述职内禁。夜清务隙，游目艺苑。于时风霜初戒，蛰类尚繁，飞蛾翔羽，翩翩满室。赴轩幌、集明烛者，必以燁灭为度。虽则微物，矜怀者久之。退感庄生异鹊之事，与彼同迷而忘反。”既废少帝之后，亮往江陵，奉迎文帝，其途中诗亦云：“知止道攸贵，怀禄义所尤。”故史称“亮自知倾覆，求退无由”，诚可哀已。谢晦则“涉猎文义，朗贍多通”，为一常识丰富之刀笔吏。“相府多事，狱系殷积，晦随问酬辩，曾无违谬”。然胸襟狭窄，与刘穆之不协。“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时刘穆之留守后方，“遣使陈事，晦往往措异同”。而刘穆之亦为器量极窄之人，恨晦甚深，故终穆之世，谢晦不得迁官。及穆之丧问至，刘裕哭之甚恸，“晦时正直，喜甚”。总之，徐羡之为一庸才，傅亮为一文士，谢晦为一刀笔，皆为二三流人物。然谓其为小人，则又未必。且当时人物中，其才具亦无有出此三人之右者。檀道济为头脑简单之武将，王弘则为一明哲保身之官僚，反均不及此三人之能勇于负责。其余则年事更轻，资望尤浅。故刘裕之托孤，在当时环境中，亦只得如此。

晋阳之失德则为公认之事实。《本纪》中太后一令，原可视为羡之等一面之词。但羡之等传，则成于元嘉末年，其时羡之等丧败已久，史臣更无为其回护之必要。《羡之传》云：“帝